


鄴晉

紀中輯

本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鄴 中 記

陸 翽 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鄴中記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鄴中記舊有二本。其一本二卷。見隋書經籍志。稱晉國子助教陸翽撰。其一本一卷。見陳振孫書錄解題。稱不知撰人名氏。又稱唐志有鄴都故事二卷。肅代時馬溫撰。今書多引之。是以爲肅代後人作矣。今考是書所記。有北齊高歡、高洋二事。上距東晉之末。已一百三十四年。又寒食一條。引隋杜臺卿玉燭寶典。時代尤不相蒙。陳氏不以爲翽書。似乎可據。然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作于太宗貞觀時。徐堅初學記。作于玄宗開元時。所引翽書。皆一一與今本合。又鄴都故事。唐志雖稱肅代時人。而史通書志篇曰。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則鄴都故事在劉知幾之前。唐志所言。亦不足爲證。以理推之。殆翽書二卷。惟記石虎之事。後人稍摭鄴都故事以補之。併爲一卷。猶之神農本草。郡列漢名。漢氏黃圖。里標唐號。輾轉附益。漸失本真。而要其實。則一書也。觀高歡、高洋二條。與全書不類。而與郭茂倩樂府詩集所引鄴都故事文體相同。則此二條爲後人摭入。翽書明矣。不得以小小舛異。盡舉而歸之唐以後也。原書久佚。陶宗儀說郛所載。寥寥數頁。亦非完本。今以散見永樂大典者。蒐羅薈粹。以諸書互證。刪除重複。共得七十四條。排比成編。

仍爲一卷。以石虎諸事爲劄本書。其續入諸條。亦唐以前人所紀。棄之可惜。則殿居卷末。別以附錄名焉。是書雖篇帙無多。而敘述典核。頗資考證。如王維和賈至早朝大明宮詩。朝罷須裁五色詔句。李頎鄭櫻桃歌。官軍女騎一千匹。及百尺金梯倚銀漢句。不得此書。皆無從而訓詁也。六朝舊籍。世遠逾稀。斷壁殘瓊。彌足爲寶。佚而復存。是亦罕觀之祕笈矣。

鄴中記

晉 陸 翽 撰

石季龍與皇后在觀上，爲詔書，五色紙，著鳳口中，鳳既銜詔，侍人放數百丈緋繩，轆轤回轉，鳳凰飛下，謂之鳳詔，鳳凰以木作之，五色漆畫，腳皆用金。

鄴宮南面三門，西鳳陽門，高二十五丈，上六層，反宇向陽，下開二門，又安大銅鳳于其巔，舉頭一丈六尺，門窗戶，〔案〕此句疑有缺字。朱柱白壁，未到鄴城七八里，遙望此門，〔案〕此條見太平御覽。

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三十丈，安金鳳凰二頭，石虎將衰，一頭飛入漳河，會晴日見于水上，一頭以鐵釘釘足，今存。〔案〕太平寰宇記引鄴中記云：魏太祖都城之內，諸街有赤闕，南而西頭曰鳳陽門，上有金鳳相飛喚，其一飛入漳水，其一仍以鐵絆其足，鄴人舊歌曰：鳳陽門南天一半，鐵絆，其交與此詳略互異。

石虎于魏武故臺立太武殿，窗戶宛轉畫作雲氣，擬秦之阿房，魯之靈光，流蘇染烏翎爲之，以五色編蒲心薦席。〔案〕此條見太平寰宇記。

石虎太武殿懸大綬于梁柱，綴玉璧于綬。

石虎太武殿西有崑華殿，閣上輒開大窗，皆施以絳紗幌。〔案〕此條與下一條俱見太平御覽。

石虎金華殿後有虎皇后浴室。三門徘徊反宇。楹檠隱起。彤采刻鏤。雕文粲麗。四月八日。九龍銜水浴太子之像。又太武殿前溝水注浴時。溝中先安銅籠。其次用葛。其次用紗。相去六七步。斷水。又安玉盤受十斛。又安銅龜飲穢水。出後。卻入諸公主第。溝亦出建春門東。又顯陽殿後皇后浴池。上作石室。引外溝水注之室中。臨池上有石牀。

石虎以胡粉和椒塗壁。曰椒房。〔案〕此條見鄴

鄴城西三里桑梓苑。有宮臨漳水。凡此諸宮。皆有夫人侍婢。又並有苑囿。養獐鹿雉兔。虎數遊宴于其中。

〔案〕此條與下一條俱見太平御覽。

自襄國至鄴二百里。中四十里輒一宮。有一夫人侍婢數十。黃門宿衛。石虎下輦卽止。凡所起內外大小殿臺行宮四十四所。

銅爵、金鳳、冰井三臺。皆在鄴都北城西北隅。因城爲基址。建安十五年。銅爵臺成。曹操將諸子登樓。使各爲賦。陳思王植援筆立就。金鳳臺初名金虎。至石氏改今名。冰井臺則凌室也。金虎、冰井皆建安十八年建也。銅爵臺高一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間。周圍彌覆。其上金虎臺。有屋百三十間。冰井臺有冰室三。與涼殿。皆以閣道相通。三臺崇舉。其高若山云。至後趙石虎。三臺更加崇飾。甚于魏初。于銅爵臺上起五層樓閣。去地三百七十尺。周圍殿屋一百二十房。房中有女監女伎。三臺相面。各有正殿。上安御牀。施蜀錦流

蘇斗帳，四角置金龍頭，銜五色流蘇。又安金鈕屈戌屏風牀，牀上細直女三十人，牀下立三十人。凡此衆妓，皆宴日所設。又于銅爵臺穿二井，作鐵梁地道以通井，號曰命子窟。于井中多置財寶飲食，以悅蕃客。曰聖井，又作銅爵樓，巔高一丈五尺，舒翼若飛。南則金鳳臺，有屋一百九間，置金鳳于臺巔，故名。北則冰井臺，有屋一百四十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石墨可書，又燕之難盡，又謂之石墨。又有窖粟及鹽，以備不虞。今窖上石銘尚存焉。三臺皆甄整，相去各六十步。上作閣道如浮橋，連以金屈戌，畫以雲氣龍虎之勢，施則三臺相通，廢則中央懸絕也。〔案〕此條見河朔訪古記。

石季龍于冰井臺藏冰，三伏之月，以冰賜大臣。〔案〕此條見太平御覽。

西臺高六十七丈，上作銅鳳窗，皆銅籠疏雲母幌。日之初出，乃流光照曜。〔案〕此條見藝文類聚。

涼馬臺高三十尺，周迴五百步。後趙石虎所築，建武六年，虎都鄴，洗馬于洹水，築此臺以涼馬，故以名云。

趙王虎建武六年造涼馬臺，在城西漳水之南。虎常于此臺簡練騎卒，虎牙宿衛蛇雲騰。〔案〕此句疑有缺字。黑

稍騎五千人，每月朔望，閱馬于此臺。乃于漳水之南，張幟鳴鼓，列騎星羅。虎乃登臺，射箭一發，五千騎

一時奔走，從漳水之南，齊走至于臺下。隊督以下皆班賚。虎又射一箭，騎五千又齊走于漳水之北，其五

千騎流散攢促，若數萬人，皆以漆稍從事，故以黑稍爲號。季龍又嘗以女伎一千人爲鹵簿，皆著紫綸巾，

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袴，遊臺上。〔案〕此條見說郛。

石虎以五月發五百里內民萬人築華林苑。垣在宮西。周環數十里。羣臣或諫。虎不從。到八月。天暴雨雪。深三尺。作者凍死數千人。太史奏作役非時。天降此變。虎誅起部尙書朱軌。以塞天災。

華林苑在鄴城東二里。石虎使尙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周迴數十里。又築長牆數十里。張羣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又鑿北城。引漳水于華林園。虎于園中種衆果。民間有名果。虎作蝦蟇車。箱闊一丈。深一丈四。搏掘根而去一丈。〔案〕說郛引此條。句下有深一丈三字。合土載之。植之無不生。

華林園中千金堤上。作兩銅龍。相向吐水。以注天泉池。通御溝中。三月三日。石季龍及皇后百官臨水宴賞。

二銅駝如馬形。長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長三尺。脊如馬鞍。在中陽門外。夾道相向。〔案〕此條見太平御覽。

銅鐘四枚。如鐸形。高二丈八尺。大面廣一丈三尺。小面廣七尺。或作蛟龍。或作鳥獸繞其上。〔案〕此條見初學記。

石虎正會于正殿。南面臨軒。施流蘇帳。皆竊擬禮制。整法服。冠通天。佩玉璽。玄衣纁裳。畫日月。火龍黼黻。華蟲粉米。尋改車服。著遠遊冠。前安金博山。蟬翼丹紗裏服。大曉行禮。公執珪。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

一如舊禮。充庭車馬。金根玉輅。革輅數十。〔案〕此條與下三條俱見太平御覽。

虎正會。殿前作樂。高緝龍魚鳳凰。安息五案之屬。莫不畢備。有額上緣幢。至上鳥飛。左回右轉。又以幢著口齒上。亦如之。設馬車立木幢。其車上長二丈。幢頭安橫木。兩伎兒各坐木一頭。或鳥飛。或倒掛。又衣伎

兒作獼猴之形。走馬上。或在脅。或在馬頭。或在馬尾。馬走如故。名爲猿騎。〔案〕太平寰宇記載此條云。臨

馬。上立書。而字皆正好。又衣伎兒作獼猴形。走馬。或在頭尾。臥側縱橫。名爲猿騎。其文與此小異。

石虎正會。殿前有白龍樽。作金龍于東箱。西向龍口。金樽受五十斛。〔案〕太平寰宇記載此條云。作金

龍吐酒于殿前。金樽可容五十斛。供正會。其文與此小異。

石虎正會。殿前設百二十枝燈。以鐵爲之。

石虎正會。殿庭中。端門外及闔闔門前。設庭燎各二合。六處。皆丈六尺。

石虎正會。置三十部鼓吹。三十步置一部。十二皆在平閣上。去地丈餘。又有女鼓吹。

虎大會。禮樂既陳。虎繖西閣上。窗幌。宮人數千陪列看坐。悉服飾金銀熠熠。又于閣上作女伎數百。衣皆

絡以珠璣。鼓舞連倒。〔案〕此句疑有訛字。琴瑟細伎畢備。

石虎御牀。辟方三丈。其餘牀皆局腳。高下六寸。後宮別院中有小形玉牀。

石虎御牀。辟方三丈。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青綈光錦。或用緋綈登

高文錦。或紫綈大小錦。絲以房子綿百二十斤。白縑裏。名曰複帳。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鏤香爐。以石墨燒

集和名香。帳頂上安金蓮花。花中懸金箔織成窠囊。囊受三升。以盛香。帳之四面上十二香囊。采色亦同。

〔案〕太平御覽載此條。無春秋但錦帳裏以五色縑爲夾帳。夏用紗羅。或綦文丹羅。或紫文縠爲單帳。囊受三升。以下二十字。

石虎御坐几。悉漆雕畫。皆爲五色花也。

石虎作褥。長三尺。用金緣之。

石虎作席。以錦雜以五香。施以五采。緹編蒲皮。緣之以錦。〔案〕此條見初學記。

石虎作金銀鈕屈戍屏風。衣以白縑。畫義士仙人禽獸之像。譜者皆三十二言。高施則八尺。下施四尺。或施六尺。隨意所欲也。

石虎三臺及內宮中鏡。有徑二三尺者。純金蟠龍雕飾。〔案〕此條與下一條俱見太平御覽。

石虎作雲母五明金箔莫難扇。此一扇之名也。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漆。畫列仙奇鳥異獸。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五寸。隨扇大小。雲母帖其中。細縷緹其際。雖卷畫而彩色明徹。看之如謂可取。故名莫難也。虎出時。以此扇夾乘輿。亦用牙梳枝扇。其上竹或綠沈色。或木蘭色。或作紫紺色。或作鬱金色。

石虎大會。上御食。遊槃兩重。皆金銀。參帶百二十酸。雕飾並同。其參帶之間。茱萸畫微如破髮。近看乃得見。遊槃則圓轉也。〔案〕此條見談鄴。

石虎三月三日臨水會。公主妃嬪。名家婦女。無不畢出。臨水施帳幔。車服燦爛。走馬步射。飲宴終日。

石虎臨軒大會。著碧紗袍。〔案〕太平御覽載此條作丹紗袍。

石虎改虎頭鞶囊爲龍頭鞶囊。

鄴中爲石虎諱，呼白虎旛爲天鹿旛。

石季龍左右直衛萬人，皆著五色細鎧，光耀奪目。〔案〕此條見說郛。

季龍獵，著金縷織成合歡帽。

石虎時著金縷合歡帽。〔案〕太平寰宇記載此條云：虎每獵，著金縷織成合歡袴。

石虎從出行，有女鼓吹尙書官屬，皆著錦袴佩玉。〔案〕此條見太平御覽。

石虎征討，所得美女萬餘，以爲宮人，簡其有才藝者爲女尙書。〔案〕太平寰宇記載此條云：又據宮人皆貂蟬直侍，其文與此詳略互異。

廣陵公陳遠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虎以爲夫人。

石虎置女侍中，皆貂蟬，直侍皇后。

石虎以宮人爲女官門下通事，以玉案行文書。〔案〕此下三條俱見太平御覽。

皇后出女騎一千爲鹵簿，冬月皆著紫衣巾，蜀錦袴褶。〔案〕太平寰宇記引此條云：皇后出，女騎轉弓，其文與此互異。

石虎皇后女騎，腰中著金環參鏤帶。

石季龍宮婢數十，盡著皂構，頭著神弁，如今禮先冠。

石虎有指南車及司里車。又有舂車木人。及作行碓于車上。車動則木人踏碓舂。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車。置石磨于車上。行十里輒磨麥一斛。凡此車皆以朱彩爲飾。惟用將軍一人。車行則衆並發。車止則止。中御史解飛、尙方人魏猛變所造。〔案〕說郛引此條云。解飛者。石虎時工人。作舂車。左轂上置碓。右轂上置磨。每行十里。磨麥一石。舂米一斛。

此小異。其文與

石虎性好佞佛。衆巧奢靡。不可紀也。嘗作檀車。廣丈餘。長二丈。四輪作金佛像。坐于車上。九龍吐水灌之。又作木道人。恆以手摩佛心腹之間。又十餘木道人。長二尺餘。皆披袈裟繞佛行。當佛前輒揖禮佛。又以手撮香投爐中。與人無異。車行則木人行。龍吐水。車止則止。亦解飛所造也。

石虎少好遊獵。後體壯大。不復乘馬。作獵輦。二十人擔之。如今之步輦。上安徘徊曲蓋。當坐處安轉關牀。若射鳥獸。直有所向。關隨身而轉。虎善射。矢不虛發。〔案〕此條與下三條俱見太平御覽。

織錦署在中尙方。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斑文錦、鳳凰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或青綈。或白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或蜀綈。工巧百數。不可盡名也。

石虎中尙方御府中巧工作錦。織成署皆數百人。

石虎御府屬。有雞頭文屬、鹿子屬、花屬。

石虎種雙長生樹。根生于屋下。枝葉交于棟上。是先種樹後立屋。安玉盤容十斛。于二樹之間。〔案〕此條見太平寰

宇記

華林園有春李。冬華春熟。

石虎園中有西王母棗。冬夏有葉。九月生花。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棗。亦三子一尺。

石虎苑中有勾鼻桃。重二斤。

石虎苑中有安石榴。子大如盃蓋。其味不酸。

石季龍大饗羣臣于太武殿。佛圖澄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視殿右有棘生。〔案〕此條見說郛。

孟津河東去鄴城五里。有濟北郡穀城縣。有穀城山。是黃石公所葬處。有人登此山。見崩土中有文石。石

文鮮明。石虎使採取以治宮殿。又免穀城令。不奏聞故也。

佛圖澄死後。有人于隴上見之。石虎令開視其墓。惟有一石。虎曰。石者朕也。葬吾而去。吾其死矣。果然。

〔案〕此條見太平寰宇記。

石虎太子宣與母弟蔡公韜迭秉政事。宣嫌終有代己之勢。八月社日。韜登東明觀遊。暮還酌宴。作女伎

罷。宣遣力士鉅鹿楊材等十餘人。夜緣梯入韜第。斫殺之。〔案〕此條見太平御覽。

附錄

當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堰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後史起爲鄴令，引漳水十二渠，灌溉魏田數百頃。魏益豐實，後廢堰田荒，更修天井堰，引鄴城西面漳水十八里中細流，東注鄴城南，二十里中作二十堰。

魏武于銅爵臺西立二臺，魏都賦云：三臺列峙而崢嶸。〔案〕此條見太平寰宇記。

鄴中南城東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尚歡以北城窄隘，故令僕射高隆之更築此城，掘得神龜，大踰方丈，其堵堞之狀，咸以龜象焉。〔案〕此條見河朔訪古記。

惠帝師敗蕩陰，千官皆走，獨嵇紹端冕帝側，以身捍主，遂至見害，血濺御衣。及事定，左右欲浣之，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也。詔葬縣南，因名此地爲浣衣里。〔案〕此條見太平寰宇記。

紫陌宮在臨漳縣城西北五里，石虎建于紫陌橋側，及齊時，因修爲濟口，帝巡幸及往并州，百官祖餞，莫不至此而別。文宣嘗西巡，百官辭于紫陌，帝使稍騎圍之，曰：我舉鞭一時刺殺，淹留半日，文宣醉不能起。黃門侍郎是連子陽進曰：陛下如此，諸臣恐怖，文宣曰：大怖耶？若然，不須殺，乃命解圍。將行，見魏孝靜帝及高隆之于道左，以酒酌之，至晉陽，又並見之。孝靜曰：我不負君，何意發我家？隆之曰：臣無罪，何意誅臣兒？文宣乃使封魏帝陵及隆之家也。

鄴俗，冬至一百五日爲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是今之糗。

并州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燒死，世人爲其忌，故不舉餉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祀神，及作五色新盤相問遺，不爲介子推也。

寒食三日作醴酪，又煮粳米及麥爲酪，擗杏仁煮作粥。按玉燭寶典，今人悉爲大麥粥，研杏仁爲酪，別以餉沃之。



本 輯 紀 晉

輯 球 湯

晉紀輯本

本館據史學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晉紀輯本

干寶晉紀

清 黟縣湯 球輯

高祖宣皇帝

魏武帝爲丞相，命高祖爲文學掾，每與謀策，盡多善。文選干寶晉紀總論注

魏國旣建高祖，遷太子中庶子，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同上注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裁縑帛爲白帟，以易舊服。干寶以爲縞素凶喪之象，名之

爲帟，毀辱之言也。蓋革代之後，刳殺之妖也。晉書五行志

魏文帝卽位，爲丞相長史。文選晉紀總論注

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爲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爲楨。一作枝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

夕而成。以上亦見御覽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權令趙達算之，曰：曹丕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權

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三國志注四十七

天子還洛陽，帝鎮許昌。及天子疾篤，帝與曹真、陳羣等見于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詔太子曰：有

聞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即位，改封舞陽侯。初學記九

遷驃騎大將軍。文選晉紀總論注

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文選晉紀總論注

達初入新城，登白雲塞，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失之乎？三國志注

吳武陵蠻叛，武陵長沙郡夷盤瓠之後，雜處五服之內，憑土阻險，每常爲獠雜魚肉而歸，以祭盤瓠，俗稱

赤髓橫裙子孫。御覽七百八十五

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干寶曰：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黃龍見者，皆其主廢

興之應也。魏士運青木色而不勝于金，黃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龍多見者，君德國運相尅伐也。故高貴

鄉公卒敗于兵，案劉向說龍貴象而困井中，諸侯將有幽執之禍也。魏世龍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

應。高貴鄉公著潛龍詩，卽其旨也。晉書五行志

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通典三十二引干寶稱

景初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衆討遼東公孫淵。帝問宣王：度淵將何計以待君？宣王對曰：淵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爲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乃預有所割棄。此旣非淵所及，又謂今往懸遠，不能持久，必先拒遼水，後守襄平也。帝曰：往還幾日？

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三國志注三

廷尉府中雌雞化爲雄。不鳴不將。晉書于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

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行志五

正始二年。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騭寇柵中。琮已破走。而樊圍急。宣王曰。

柵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圍。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圍樊城。不

可卒拔。挫于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之。此爲糜軍。不能而御

之。此爲覆軍。今邊城受敵。而安坐廟堂。疆場騷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乃督諸軍南征。車駕

送出津陽城門外。宣王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于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浣。一作簡

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然等聞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殺獲。三國志注四

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日甚。高祖乃奏事永寧宮。廢爽。以侯歸第。文選晉紀注

時爽從天子謁陵。桓範出赴曹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智則智矣。驚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

也。類聚九十三。三國志注九。御覽八百九十五。

曹爽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砦。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三國志注九十七。御

有司奏黃門張當辭。并道爽反狀。遂夷三族。文選晉紀注

蔣濟以曹真之勳力不宜絕祀。故以熙爲後。濟又病其言之失信于爽。發病卒。三國志注九

高祖東襲太尉王淩于壽春。初淩以魏主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淩聞軍至。而縛請降。高

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文選晉紀總論注

王淩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淩呼曰。賈梁道。王淩固忠于魏之社稷者。惟爾有神知之。三國志注二十八

淩道飲藥而死。文選晉紀總論注

宣王討王淩。至洛陽。窮治其事。發淩及令狐愚冢。剖棺暴尸。戮州武吏東平馬隆。託爲令狐愚客。以私財

更殮葬。行服三年。種植松柏。一州之士媿之。御覽四百二十八

八月。太傅有疾。夢王淩。賈逵爲厲。甚惡之。遂薨。三國志注二十八

帝配饗魏太祖廟。有奏諸功臣從饗者。更以官爲次。在荀郭之上。御覽五百二十六

世宗景皇帝

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文選晉紀總論注

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魚集于武庫屋上。干寶以爲高貴鄉公兵禍之應。晉書五行志

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放惡言。勇

士以刀環築腰殺之。玄夷三族。文選晉紀總論注

逮捕玄等，皆夷三族。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荅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于難。世說注

母邱儉、文欽起兵，揚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

敗，得奔入吳。文選晉紀
總論注

儉走死，詔夷三族。初管輅過母邱氏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林木雖茂，無形可交，碑誄雖美，無後可守。

御覽五
十七

母邱儉之起也，大將軍以問劉陶，陶荅依違。大將軍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于今日而更不盡乎？」

乃出爲平原太守，又追殺之。三國志注
十四

何曾，字穎考，正元中爲司隸校尉。時母邱儉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女母荀爲武衛將軍，荀顛所表活，

旣免，辭詣廷尉，乞爲官婢以贖女命。曾使主簿程咸一誤陳爲議，議曰：「大魏承秦漢之弊，不及革制，所以

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于法則不足懲奸亂之源，于情則傷孝子

之思。一作男不御遇罪于他族，而女獨嬰戮于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

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旣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遂爲定律令。三國志注
十二

世宗崩

時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案京房易傳曰：「庶士爲天子之祥也。」其說曰：石立于

山同姓。平地異姓。干寶以爲孫皓承廢故之家得位。其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晉書行志五

太祖文皇帝

太祖文皇帝景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文選晉紀總論注

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貳于我。太祖親帥六軍東征。拔之。斬誕首。夷三族也。文選晉紀總論注

誕麾下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銓曰。大丈夫受命其主。

以兵救之。旣不能克。又束手于敵。吾弗取也。乃免。冑冒陳而死。三國志注二十八

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築園也。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之攻。亢旱

踰月。城旣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同上

天子發甲攻相府。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爲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

戈犯蹕。三國志注四

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會一作朝臣而謀其故。一作其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勗當作召之。顛至。告

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于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于曲室。詣一作

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不可。爲吾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于此。不

知其次。文王乃不更言。三國志注四百二十八世說注

殺尙書王經。經正直不忠于我，故誅之。世說注

時吳孫休永安三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

畢上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干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于是九服歸

晉，魏與吳蜀並滅。原諫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晉書五

又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干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

也。至孫皓果奢暴，恣情于上，而百姓彫困于下，卒以亡國，是其應也。同上

魏元帝景元二年，吳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氏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干寶曰：此與漢宣帝同事，烏程

侯皓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晉書五

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三國志注

呂安，字仲悌，東平人。文選景真與嵇

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千里從之。上亦見文選奉答安常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位至方伯，

拭席而待，弗之顧也。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世說注七十八御覽

時太祖遂安于遠郡，在路上。上依趙景真與嵇茂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云云。太祖惡之，追收安

下獄，康理之，俱死。文選思舊

康臨刑，索琴彈之曰：「廣陵散于今絕矣。」文選思舊賦注

阮籍宏逸曠達，居喪不帥常檢。文選晉紀

何曾常謂阮籍曰：「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于太祖。

世說注

何曾謂太祖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文選行狀注

籍居喪，飲噉不輟，故魏晉之間，有被髮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籍爲之也。世說注

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于沓中，使鎮西將軍鍾

會自駱谷襲漢中。文選晉紀

天子命太祖爲晉公，九錫之禮。文選晉紀

蜀諸葛瞻與鄧艾戰，敗，及其子尚死之。干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

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三國志注

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輿櫬詣壘門。文選晉紀

姜維詣鍾會降，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爲速矣。」會甚奇之。三國志注

咸熙元年，鍾會謀反，伏誅，衛瓘襲鄧艾殺之。鍾會、鄧艾將伐蜀，與劉寔別。客謂寔曰：「二將當破蜀。」寔曰：

必破蜀。但皆不還。客問其故。寔曰。治道在于克讓。御覽四百二十四

魏將士憤殺姜維。干寶曰。姜維爲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于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

也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所也。綱目三國志注四十四

又進晉公爵爲王。文選晉紀總論注

遣徐劭。孫或使吳。喻以平蜀。文帝貽吳主書曰。韜神光福德。久勞于外。文選齊敬皇后哀策文注

咸熙二年。孫皓使紀陟來聘。且獻方物。紀陟弘璆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

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爲之者矣。布大慙。

以上亦見書鈔。既至。魏帝見之。使僮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無恙。晉文王

饗之。百寮畢會。使僮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王失土。爲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

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

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八

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爲之禮。三國志注四十八

孫皓遣使。詔書賜班鬪五十張。絳鬪二十張。紫青鬪各十五張。御覽八百十六

世祖武皇帝

魏帝知曆數有在，使鄭沖策之。初以禮讓，何曾等固請從之。詔曰：「惟三后陟配于天，而咸用光敷聖德。」

文選

齊敬皇后哀策文注。此詔宜依晉紀全錄。

秦始元年十二月卽位。

以傅玄、皇甫陶爲諫官。傅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于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

發于今。」

文選晉紀總論注。

詔騎都尉焦周、閒居中道，不仕危國。蜀亡之際，勸劉禪歸命，有忠君濟民之謀。又耽習典藝，博物洽聞，朕甚嘉之，以爲散騎常侍。

書鈔。

秦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襖。此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出兩襜，加乎交脛之上。此內出外也。爲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篋爲純。蓋古喪車之遺象也。夫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恆，事不崇實也。干寶以爲晉之禍徵也。及惠帝踐祚，天子失柄，權制在于寵臣，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徙，沒于戎狄，內出外之應也。及天下撓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

晉書五行志。宋志二十。

秦始後，中國相尙用胡牀、貂盤，及爲羌裘、貂炙。貴人富室，必置其器。吉享嘉會，皆此爲先。太康中，又以氍毹爲紉頭及絡帶。紉口一作百姓相戲日。中國必爲胡所破也。氍毹產于胡，而天下以爲紉頭、帶身、紉口。胡旣三

秦始八年。

以王濬爲益州，詔大作舟艦。王濬治船于蜀，吾彥取其流柿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三國志注四十八

免庾純守，賈充饗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世俗

以純乃祖爲伍伯，又曰：「充之先爲市魁，故以戲荅。」文選晉紀總論注

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于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失韻，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于本銘，遂以爲式，用之郊廟。世說注六

秦始十年。

杜預作河橋成，武帝幸橋，譙舉觴勸預曰：「非卿此功不能就。」預曰：「自非陛下之聖明，則臣無所施其愚巧也。」類聚

山濤爲吏部，山濤舉阮咸爲吏部郎，三上，弗能用之。書鈔

咸寧三年。

文淑討樹機能等，破之。文淑，字次騫，小名騫。文欽子，魏正始元年，欽年吳，甘露二年，有武力籌策，揚休胡烈爲虜所害，武帝西憂，遺淑出征，所向摧靡，秦涼遂平，名震天下，爲東夷校尉，姿器膂力，萬人

之雄。御覽二百七十五。

咸寧四年。

六月，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家之盛強，臨吳之危弊，軍不踰時，尅可必也。上納之而未宣。文選

晉紀總論注。

時吳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于工黃狗家生，依綠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二分，又有蕒菜，生工吳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蕒葉作平慮，遂以狗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干寶曰：明年平吳，王濬止船，正得平潞，姓名顯然，指事之徵也。黃狗者，吳以士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晉書五行志。

何曾卒，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議曰：曾資性驕奢，不脩軌則，奕世以來，宰臣輔相，未受詬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生極其情，死又無貶，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案謚法，多當作與實爽曰繆，怙威肆行曰醜，曾宜謚爲繆醜。御覽五百六十二。司隸劉毅初數劾曾，不問，劉毅爲司隸校尉，皇太子朝，鼓吹入東掖門，毅以爲大不敬，止之于門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入。書鈔。

劉毅爲司隸校尉，常齋而疾，其妻出看之，表解齋。

御覽五百三十一

徵處士朱沖，南安朱沖其鄰人失犢，與沖犢相類，來取之，沖不與爭，後得之于堅冰之下，慙謝沖，沖不受。

御覽八百九十八

咸寧五年

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且觀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畢一作陳諫，以爲不可。張華固

執勸一作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

文選晉紀注

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向揚州，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

文選晉紀注

傅咸上書，以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詔議省員吏。傅咸爲司徒長史，多所執正。

御覽二百九

太康元年春，諸軍並進。

吳丞相軍師張悌、護軍孫震、丹陽太守沈瑩帥衆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喬于陽荷，喬衆才七千，閉柵

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強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兵

未至而力少，故且僞降以緩我，非來服也。因其無戰心而盡阮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爲後

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

兵，前後屢陷堅陣，于是以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

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于版橋。獲悌、震、瑩等。三國志注四十八

吳人大懼。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謂皓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皓曰：「何故？」對曰：「坐岑

昏、皓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衆因曰：「唯遂並起收昏、皓，略驛追止，已屠之也。」三國志注四十八

四月，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城。吳王孫皓將其子瑾等，泥首面縛，輿榘降于濬。又選晉紀論注、後漢列傳注、辨亡論注、三

陸抗之克步闡，皓意張大，乃使尙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

政，而恆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在庚子。三國志注四十八

孫秀吳孫匡孫。泰在晉朝，初聞皓降，羣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

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于此爲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三國志注五十一

武帝從容問薛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

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于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三國志注五十三

吳國既滅，江外忘亡。史通撰擬

王渾愧久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遠詔不受己節度。濬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

此貝錦。文選晉紀總論注

武帝自咸寧三年至太康元年，木連理八生。類聚九十八

太康二年

鮮卑寇昌黎。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北地、上郡，盡爲狄庭。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置馮翊、平陽。帝弗聽。文選晉紀總論注。

太康三年正月朔，親祀南郊，禮畢，上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克己爲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于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殆不若也。文選晉紀總論注。

四月，太尉魯公賈充薨，初充用韓謚爲賈氏嗣，上特許之。及議謚，博士秦秀曰：充位冠羣后，惟民之望，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鄆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鄆，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充宜謚曰荒。上弗從，賜謚曰武。御覽五百六十二。

武帝太康中，有鯉魚二見武庫屋上。干寶以爲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兵類也。以上亦見玉海一百八十三。魚旣極陰，屋上太陽，魚見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于太陽也。至惠帝初，誅楊駿，廢太后，矢交館閣，惠帝末，賈后謗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構矣。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晉書五行志。

張華免爲馮恢弟統所構，處士馮恢志行過人，以爲散騎侍郎。張華曰：臣請觀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

傲世之容。次也。敬而爲賓主者。固俗士也。及華至。懷待之恭。于是時人少之。御覽二百四

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二字當作虎。因唐諱。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爲其文曰。武當作虎。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

應天。斯異何爲。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干寶以爲獸。當作虎。者陰精居于陽。金獸也。

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既極。火照得作。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

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焉。晉書五行志

太康七年。

始制大臣聽終喪三年。大鴻臚鄭默有母喪。既葬。有司依常使齋攝職。默固陳執。久乃許之。于是定令。聽

大臣得終喪焉。御覽五百四十五

太康八年。詔劉淵領北部都尉。文選晉紀總論注

太康後。天下爲家者。移婦人于東方。空萊北庭以爲國。困于寶。夫王朝南向。正陽也。后北宮。位太陰

也。世子居東宮。位少陽也。今居內于東。是與外俱南面也。亢陽无陰。婦人失位。而于少陽之象也。賈后譏

戮愍懷。俄而禍敗亦及。宋志二十

尙書郭啓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傅咸糾之。尙書弗過。文選晉紀總論注

立孫遙爲廣陵王。高選僚佐。以劉寔爲傅。時禮讓未興。賢者壅滯。少府劉寔因著崇讓論曰。季世不能讓

賢。盧謝見用之恩。莫肯讓于勝己云云。文選晉紀總論注御覽四百二十四時又封宗室數。劉頌上疏云云。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文選晉紀

總論注

武帝太熙元年。太廟梁折。帝紀作太康十二年四月。世祖崩。占經一百

五月。葬我武皇帝。史通撰擬云。干寶晉紀。至天

論晉武帝革命。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得。下字。有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也。一無也。字。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文選四十九。初學記九。

孝惠皇帝

永熙元年。四月即位。改元。熙爲永熙。

楊駿爲太傅。百官總已。以聽于駿。文選西征賦注。

永熙初。衛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出足起行。螺、龜類。近龜孽也。干寶曰。螺被甲兵象也。于周易爲

離。離爲戈兵。明年瓘誅。宋志二

永平元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文選晉紀總論注。

元康元年，永平元年三月既誅楊駿，改元。

策府楊氏爲庶人，居于金墉城。文選晉紀總論注。

庶人楊氏幽于金墉城，陳留董仲道遊于太學，喟然而嘆曰：「建斯室也，何爲者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除，其殺祖父母父母者不除，以爲道法所不容也。何今日公卿處議，文飾典禮，以至此事乎？天理之既滅，大亂將作矣。」願謂謝鯤、阮千里等曰：「易稱知幾其神，卿等各可深逃，乃自荷擔，妻子推車，以入于蜀山，莫知所在。」御覽六百五十二。

徵汝南王亮等輔政，亮專權，御史中丞傅咸諫，亮不從，咸再爲郡中正，咸爲豫州中正，詮評之職。書鈔。

咸在位執正，乘一州議。同。

六月，賈后殺太宰亮、太保璿及楚王瑋，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宮旨，因譖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璿，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于后，遣謁者李雲宣詔免璿，付廷尉，璿以

矯詔伏誅。文選晉紀總論注。

起傅咸爲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傅咸上書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文選晉紀總論注。

元康四年。

傅咸卒。傅咸兼司隸校尉。時朝廷寬宏，豪右放恣，郡縣從容，寇賊充斥，交相請託，朝野溷濁，咸于是數日之間，三奏免送官，奏案塞謬，終無曲撓，有司肅然。書鈔

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瑀之屬爲斧鉞戈戟，以當笄。干寶以爲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贊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爲飾，此婦人妖之甚者。于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亡天下。是時婦人結髮者，旣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子紒，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之應也。晉書五行志。宋志

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此赤祥也。至元康末，窮凶極亂，僵屍流血之應也。干寶以爲

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是其應也。晉書五行志。

元康六年

夏，匈奴郝度與馬蘭羌等俱反，徵趙王倫還，以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西討氏羌。文選關中詩注。

八月，氏羌齊萬年反，十一月，遣周處等討之，梁王彤爲大都督，督關中諸軍，屯好時。文選關中詩注。

元康八年

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恣，賈謐擅朝，惡積罪稔，宜見誅絕，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雖親貴莫比，猶宜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旣眊弱，而張華又不納斐頴、劉卞之謀，故后遂縱殺太子也。干寶

以爲高原陵火。太子廢之應。漢武帝世。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與此占同。晉書五行志。

元康九年。

十二月。廢太子遹爲庶人。閹續與棺上書理寃。閹續爲人鯁直。不畏強禦。初仕爲太傅楊駿舍人。御覽二十九

九

永康九年。

三月。殺太子遹。賈庶人未害。愍懷太子時。二月丁酉。大風。飛沙拔木。有謠曰。南風烈烈吹白沙。千歲獨體生齒牙。南

風。庶人名。愍懷小名沙門。御覽三百六十八。

初賈后造首飾。以繒縛其髻。天下化之。名頡子紉也。紉戶計反。御覽三百七十三。

四月。趙王倫廢賈氏爲庶人。殺之。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爲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甚妒忌。有孕者輒殺

之。或以手戟擲之。子隨刃墜。文選晉紀總論注。

收趙粲。賈午考竟。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同上。

八月。倫殺潘岳。石崇。

石崇有妓人曰綠珠。美如玉。善舞而工笛。孫秀乃使人求焉。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而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施則麗矣。然

本受命者，指索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重，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以上亦見世說注八使者還，以告。故秀勸趙王倫殺之。類聚十八御覽三

百八

永寧元年。

趙王倫篡位，有鴉入太極殿，有雉集于東堂。御覽九百二十四

四月，乘輿反正。

誅趙王倫、義陽王威、義陽王威附趙王倫，倫篡位，使威奪玉璽，上執威強爭，毀上指，及乘輿反正，詔誅威，曰：奪吾璽者，正此人也。書鈔

元康至太安間，江、淮之域，有敗屨自聚于道，多者或至四五十量。于寶嘗使人散而去，或投林草，或投坑谷，明日視之，悉復如故。民或云：見狸銜而聚之，亦未察也。于寶以爲夫屨者，人之賤服，最處于下，而當勞辱，下民之象也。敗者疲弊之象也。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今敗屨聚于道者，象下民罷病，將相聚爲亂，以絕四方，而墜王命之象也。在位者莫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義陽男子張昌，遂首亂。大安二年事荆楚從之者如流，于是兵革歲起，天下因遂大破壞。此近服妖也。晉書五行志二十

太安元年。

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干寶以爲禁庭尊祕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上之妖也。是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宮闕遂空焉。晉書五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噪相告曰：石來。干寶曰：尋有石冰，入建鄴。晉書五初洛中名服有白石綺，識者尤之，曰：石非繒綵之稱。御覽八百

太安二年

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征，李辰因之，誑耀百姓，以山都民邱沈爲主，石冰應之。

石冰略揚州，揚州刺史蘇峻降。文選晉紀

成都王穎遣陸機等來逼京師，十月破機于建春門，穎殺機，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

見害，三族無遺。世說注

永興元年

三月，顯請立穎爲太弟，河間王穎表曰：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文選與陳伯

以太尉顯爲太宰，河間王顯爲太宰輔政，置行參軍，不限數，掌使命也。書鈔

以劉寔爲太尉，劉寔爲太尉，告老，詔以侯就第，居三司之上，國之大政，將詔于宅室也。書鈔

劉淵自稱大單于，劉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西河離石，攻破諸郡縣。文選晉紀

劉淵遷左國城，自稱王。同上

十二月，廢太弟穎，詔豫章王熾爲皇太弟。文選晉紀總論注

以劉弘領荊州，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下共尙無爲，貴談莊，老少有說事。文選晉紀總論注

言君上之議虛談也。同上

永興二年

七月，越嚴兵徐方，將迎大駕。東海王越治兵，召下邳縣孫惠爲記室，專掌文疏，預參謀議。書鈔

光熙元年

十一月，皇帝崩，太弟卽位。文選晉紀總論注

十二月，葬我孝惠皇帝。見上

時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文選晉紀總論注

孝懷皇帝

永嘉元年

太傅東海王越總兵輔政。文選晉紀總論注

二月，王彌反攻東安二郡，復攻青州。同上

八月，苟晞大破汲桑石，越加晞青兗都督，晞用法嚴峻，苟晞爲兗州刺史，從一作母寡，有一子坐小事，從一作母向晞流涕叩頭，及中外皆乞活，終不得生，四字一作死後，往哭之甚悲，曰：殺弟者兗州刺史，哭卿

者，苟道將也。書鈔二百五十八御覽

永嘉初，有神見兗州甄城民家，免奴爲主簿，自號爲樊道基，有姬號成夫人，欲迎致，便載車行，當得此免奴主簿，從行爲譯，以宣所宜，汝南梅頤，字仲真，去鄴來兗州，聞其然，因結羊世茂、阮士公諸賓往觀之，成夫人便遣主簿出，當與貴客語，主簿死不肯避，成夫人因大噴，索士公馬鞭，脫主簿鞭之，御覽三百五十九

永嘉五年

琅邪王睿逐周馥，華譚依周馥，及琅邪王遣甘卓攻馥，譚先于卓有恩，卓募人入城求譚，入者至舍，問華侯在不，吾甘揚威使也，譚曰：不知華侯所在，抽絹二疋授之，使人還以告，卓曰：是華侯也，御覽八百十七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楙，其餘官僚，僵尸塗地，百不遺一，天子蒙

塵于平陽，文選晉紀總論注

永嘉六年

關中建秦王業爲皇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爲秦獻王後，文選晉紀總論注

永嘉七年，正月皇帝崩，諡曰孝懷皇帝，文選晉紀總論注

太子卽位于長安。文選晉紀
總論注

懷帝初誕，有嘉禾生于豫章，後竟以豫章爲皇太弟，卽位。初望氣者言豫章、廣陵有天子氣。文選晉紀
總論注

孝愍皇帝

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穎，豫州刺史闞鼎以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文選晉紀
總論注

建興元年

愍帝詔琅邪王叡曰：今以王爲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文選晉紀
總論注

愍帝詔曰：羣邪作逆，傾盪五都。文選辨命
論注

建興二原引作三年，枹罕伎人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望之如見神光在牀上，少有就視者，此亦皇

之不建，于是帝竟淪沒。御覽三百六十一
晉書五行志旁補案此引不全，故依

建興四年

十一月，劉曜寇長安，賊入掠京都，劉粲寇于城下，天子蒙塵于平陽矣。文選勸進表注
晉紀總論注

丞相睿出師露次，移檄北征。十二月丙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

是時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丞相揚聲北伐，伯以督運稽留及役使贓罪，依軍法戮之，其息訴稱督運事訖，

無所稽乏，受賂役使，罪不及死，兵家之勢，先聲後實，實是屯戍，非爲征軍，自四年已來，運漕稽停，皆不以

軍興法論。僚佐莫之理。及有變。司直彈劾衆官。元帝不問。遂頻旱三年。干寶以爲冤氣之應也。郭景純曰。血者水類。同屬于坎。坎爲法像。水平潤下。不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徵也。晉書五
行志。

建興五年。

三月。丞相睿稱晉王。改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寃死。其年卽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干寶曰。殺淳于伯之後旱三年。是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之罰也。晉書五
行志。

十二月。愍帝歿于平陽。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史通撰

太興元年三月。奉愍帝凶問。晉王卽位。改元。諡曰愍皇帝。文選晉紀
總論注。

中牟縣故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錐。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至月朔自正。以爲晉氏

中興之瑞。水經注二
十二。

丞相王導爲王協。少有令口。乃辟撫軍司徒行參軍。書鈔

卞壺遷太子詹事。世稱壺裁斷切實。忠于事上也。同上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湧水出。十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湧水出。山崩。干寶以爲王敦

陵上之應也。晉書五
行志。

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災。火起。輿衆救之。救于此而發于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絕。舊說所

謂濫炎妄起，雖興師衆不能救之之謂也。干寶以爲此臣而君行，亢陽失節，是爲王敦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災也。同上

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此禾失其性而爲變也。干寶以爲鈴閣尊貴者之儀，鈴下主威儀之官，今狂華生于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宮，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沒，又加戮其尸，是其應也。一說亦華孽也。于周易爲枯楊生華。同上宋司馬道子于府北園內爲酒鐘列肆，使姬人酤鬻酒肴，如裨販者，數游其中，身自貿易，因醉寓寢，動連日夜，漢靈帝嘗若此。干寶以爲貴者失位降在阜隸之象也。俄而道子見廢，以庶人終，此貌不恭之應也。

同上宋志二十

劉蕃爲江夏高新令，及卒，百姓如喪父母，將歸，不受祭，吏民往往相聚于路側，望柩設奠，酌而哭之。書鈔案此非劉琨父

苗願，穀司隸校尉，滿奮。文選奏彈注丁固，父覽，以義讓稱。文選齊故陸昭注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一作時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一作險，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于農隙，一作引州秦于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

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己，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于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上二句·文選在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一作光，前烈然後推，穀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于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于周公，權制嚴于伊尹，至于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以上亦見初學記九。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爲衆，故至于咸寧，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于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一作委，畝行旅草舍，外闕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于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洵百代之一時矣。武皇旣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關伯、實沈之卻，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一作成、桀、跖，善惡陷于成敗，毀譽脅于勢利，于是輕薄于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網解紐，國政迭移于亂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于荆、揚，劉淵、王

彌撓之于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于治，其弊猶亂；作法于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蜀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一無芥將相侯王，連頭顱，一作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一后字作免，嬪下有嬪字妃主虜辱于戎卒，豈不哀哉！上七句亦見御覽三百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常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一作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于家閭，邪僻銷于胷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知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

昔周之興也。后稷生于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粟。卽有郃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郃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餼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太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詎。以至于王季。能躬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維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一作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下有成。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于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誥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一作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

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一作擊。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問。不獲思庸于毫。高貴沖人。不得復子。四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于先代者也。又加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尙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一作薄爲辯。而賤名儉。一作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一作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點。一作黜。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于善惡之實。情慝奔于貨慾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一作執。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恆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紉。皆取成于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于古。修貞順于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于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

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也。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一作而知將帥之不讓。思師一作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幸有必見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一作放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于六宮，韓午助亂于內外，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于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下有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于顛覆。而懷帝以塚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蓋秦王子也，得位于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文選史論上。晉書紀五。

陸機晉紀

晉書限斷議

三祖實終爲臣，故書爲臣之事，不可如傳。此實錄之謂也。而名爲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稱紀。則追王之義，初學記二十一。

文帝

文帝勢崇于三分，而身終乎北面。雖曰未暇，王業已固矣。初學記九

王濬之在巴郡也，夢懸四刀于其壁上，甚惡之。濬問主簿李毅，毅拜賀曰：夫三刀爲州，而今見四刀，爲益

一也。明府其臨益州乎。濬後果爲益州刺史。類聚六十四又七十九。書鈔一百二十三。御覽二百五十四又三百四十五。案此引作武紀。

陸機惠帝起居注

元康元年以裴頠爲侍中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子也

世說注

元康七年以王戎爲司徒賞事虛名裴頠著崇有以釋其蔽頠雅有遠量當朝名士也又曰民之望也頠

理甚淵博瞻于論難以上亦見世說注四著崇有貴無二論以矯虛誕之弊文辭精富爲世名論三國志注

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宋書裴

元康九年廢太子遙爲庶人愍懷太子賜典兵中郎將復紵襪一編書鈔一百三十六

永康元年趙王倫欲篡位先誅朝望乃執張華裴頠等使張林詰而斬之門下通事令史張林者黑山賊

張上五字誤通飛燕之曾孫林與趙王倫爲亂未及周年位至尙書令衛將軍封郡公尋爲倫所殺三國志注

八

有雲母帳書鈔不知所附案此

王浚乘勝遠石超軍于斥邱超持重不與戰以鹿角步安立上三營御覽三百三十七書鈔案此非陸機書

曹嘉之晉紀

文帝

甘露二年，諸葛誕作亂，諸葛誕以氣邁稱，常倚柱讀書，霹靂震其柱，誕讀書自若。書鈔一百五十二·七

注雷·本類賦

景元三年，殺嵇康，康刑于東市，顧日影，援琴而彈。文選思舊賦注

武帝

泰始元年，以荀勗爲中書監，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爲令時，而荀勗爲監，嶠意強抗，專車而坐，乃

使監令異車，自嶠此一作始也。世說注三

泰始十年，以山濤爲吏部尚書，山濤舉阮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也。文選五君詠注

汝南史曜，字季茂，爲山濤所知，父爲征南府小吏，鄉人周浚一見曜而友之，配之妹，官至中書郎。類聚四

御覽二百二十

太康二年，以羊暨弟篤奉詔嗣，羊祜子暨爲青州刺史，暨牛于州產犢，及暨去職，上三字作選字，一以官舍所生

遺之而去。類聚五十五·九十四·御覽二百五十六

太康四年，以荀勗守尚書令，詔曰：周之冢宰，今尚書令，皆古百揆之任，以其亮采惠疇，熙帝之載，實允于此。勗肆力先朝，庸勳超格，受終之揆，協于大麓，故授以此任也。書鈔五荀勗自中書監遷尚書令，人賀之，勗曰：奪我鳳皇池，何賀之有？初學記

惠帝

永熙元年，以楊駿輔政，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文選女史箴注

太安二年，復以王戎爲司徒，王戎再至司徒，前元康七年委事掾屬，乘小馬從便門出，見者不知是台司也。御覽二百八

也。御覽二百八

愍帝

洛陽傾覆，荀藩等奉之趣許昌，閹鼎與藩等謀奉帝入關，藩與周顛等不欲，劉疇等中途叛，顛等逃過江，鼎追疇殺之。劉疇，字王喬，彭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疇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有賈胡數百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于是羣胡皆倚一作泣而去之，遂得免，位至司徒左

長史。世說注五類聚四十四書鈔一

疇有重名，永嘉中爲閹鼎所害，司徒蔡謨每嘆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世說注五

元帝

劉琨等遣使勸進。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文選勸進表注。

鄧粲晉紀

中宗元皇帝

遷左將軍。從討成都王穎。敗穎將陸機。穎殺機及雲。初機、雲入洛。造張華。如舊相識。張華多鬚。常以絛纏之。陸雲見之。笑不能止。御覽三百七十四

蕩陰之敗也。叔父東安王繇爲穎所害。帝奔歸國。王導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世說注二

東海王越留帝以東平監徐州。鎮下邳。與范陽王虓發兵。虓以劉琨爲司馬。琨與兄瑁俱知名。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爲豪傑。世說注八

越西迎大駕。留帝居守。奉駕東還。以越爲太傅。錄尚書。越以重名辟士。以胡毋輔之爲從事中郎。胡毋輔之過河南尹門下。將飲酒。河南卒王子博倨坐其傍。輔之叱之。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

安能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嘆曰。吾不及也。因言之于河南尹。以爲功曹。書鈔七十七事類賦注火

以謝鯤爲掾。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隣家有美女。鯤挑之。女織梭投之。折其兩齒。世爲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世說注五百八十

竹林諸人。阮籍母將死。與人園棊如故。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升。舉聲一號。嘔血數升。

廢頓久之。世說注七·御覽七百四十三·又七百五十三·阮籍能爲青白眼。禮俗之士輒以白眼對之。宗正嵇喜、康之兄也。聞

籍喪趨弔焉。籍以不哭見白眼。喜不懌而退。御覽三百六十六·又五百六十一·

嵇康曾鍛于長林之下。鍾會造焉。康坐坐。有譌字以鹿皮巖然正容。不與之酬對。會恨而去。御覽八百三十三·

劉伶嘗著袒服而乘鹿車。縱酒放蕩。或脫衣裸形在屋中。客有詣伶。值其裸袒。責伶。一作譌伶笑曰。吾以

天地爲宅舍。以屋宇爲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又何惡一作乎。其自任若是。世說注七·御覽四百九

十八

帝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用王導計。始鎮建鄴。求王導爲安東司馬。政皆決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

居其首。世說注二·

越以王澄爲荊州。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世說注七·

王澄爲荊州。縱酒嬉戲。四字依白帖補。荊州民宗廡。一作廡。以酒色禮澄。一作以酒。王平子怒。厲色叱左右

摔廡。上亦略見書。別駕郭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醉。汝輩何敢妄動。平子大恚曰。別駕狂邪。枉言我醉。因

遣灸舒眉頭。舒跪受灸。平子意釋。而廡得免。御覽二百六十三·又三百六十五·

越引裴遐爲主簿。越子毘害之。遐以辯論爲業。善敍名理。辭氣清暢。冷然若琴瑟。聞其言者。知與不知。無

不歎服。世說注三·

裴遐性恬和。同類有試遐者。推墮牀下。遐乃拂衣還坐。毫一作無慍一作色。御覽三百九十三。

杜弼據長沙反。前始興太守尹虞起兵于巴陵。自號監軍。以討杜弼。連戰稍勝。遂進長沙。爲弼所沒。初弼

略虞二女。皆國色也。將妻之。女不肯。曰。我父二千石。終不爲賊作婦。有死而已。及虞攻賊。賊殺之。御覽三百八十九

又四百三十九

虞初爲始興太守。滇陽令羊嗣貧而不治。縣功曹吏共逐嗣。嗣饒鬚。乃以嗣內羊闌中。始興太守尹虞字

人也。長沙聞大怒。手劍功曹。御覽三百七十四

帝加鎮東大將軍。以王湛爲從事中郎。王湛。字處沖。太原人。有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爲癡。唯

父昶異焉。昶喪。居墓次。不交當世。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爲。頗曾看不。湛笑

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嘆不能測。濟性好馬。而

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小。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然之。取督

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此一作未常乘馬。卒然便騎。馳騁步驟。不異于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

行平此一作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于是就蟻封盤馬。濟馬果倒踣。濟乃服其僞。識天才乃爾。

御覽八百九十五
世說注四

受越命討周馥。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淮爲鎮東將軍。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元皇使甘卓攻之。

馥出奔道卒。世說注四。

王澄屢爲杜弢所敗，召爲軍諮祭酒。以周顛代之。時敦方討弢，屯豫章。澄過之，猶以舊侮敦，敦誣殺之。劉琨常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勁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無以荅。後果爲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世說注八。

澄內史王機率門客千餘入廣州。州將溫邵等叛，刺史郭訥迎王機，訥以州授之。太子洗馬郭訥，字敬言，嘗入洛觀伎人歌言佳。石崇問其曲，訥不知，崇笑。卿不識曲，那得言佳。訥荅：譬如見西施，何必識其姓名。然後知美。崇無以難。御覽五百七十事類賦注歌。

廣平太守崔諒表政毅長鄭希一作布子休妻石氏，年十餘歲，爲邦邑所宗。既歸鄭氏，爲九族所重。休前妻女少孤，又休父希臨終，庶子沈生，是時漢末大亂，希命棄之，曰：柰何使舅愛子，至不存活乎。寧割肌膚之恩，以存顯援之命。養沈及前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御覽四百三十九此段不知所附。姑錄于此。

建興元年，以陶侃爲荊州。以周顛爲軍諮祭酒。顛代王爲荊州，始至而建平民傅密等叛，迎蜀賊。顛狼狽

失據，陶侃救之得免。顛至武昌，投王敦。敦更選侃代顛。顛還建康，未得卽用也。世說注五。

建興三年，轉陶侃廣州刺史。初有譖侃于王敦者。錢鳳疾侃乃以從弟虞代侃爲荊州。左遷侃廣州。侃文

武距虞而求侃，敦聞大怒。及侃將莅廣州，過敦。敦陳兵欲害侃，敦咨議參軍梅陶諫敦，乃止。厚禮而遣之。

世說注四·案與
王隱晉書同。

建興四年，漢劉曜陷北地，進至涇陽，諸城悉潰，梁緯等死之。散騎常侍梁緯妻辛氏，隴西人也。劉曜欲妻之，使人扶取，因據地哭，從者亦哭。曜並殺之。御覽四百三十九。

建武元年，宋哲奔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容統攝萬機，官屬上尊號，不許。固請，乃即晉王位。時江寧民

虞迪墾地，得白玉麟璽一鈕，以獻。文曰：長壽萬年。御覽六百八十二。

以周顛爲吏部尙書，伯仁儀容宏偉，善于俛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往焉。世說注二

太興元年，奉愍帝凶問，百官請上尊號，遂即皇帝位。立王太子紹爲皇太子，拜周顛爲太子少傅，伯仁清

正嶷然，以德望稱之。世說注五。

劉琨爲段匹磾所害，琨爲并州牧，糾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內不撫其民，遂至喪軍失士，無成功也。世說注八。

荀組渡江，鄧攸亦至江東。永嘉中，攸爲石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悅之，坐而飯焉。攸車所止，與胡人鄰

殺，胡人失火燒車營，勒吏案問胡，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曰：向爲老姥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

遣之，所誣胡厚德攸，遺其驢馬，護送令得逸。世說注一。

周訪斬杜曾，敦常謂訪若擒曾，當表爲荊州。朝廷亦以訪代王廙，敦忌訪威名，難之。郭舒說敦自領之，敦

素重舒從之。舒別駕。澄後事王敦諫敦敦呵曰人以卿癡灸卿眉。王澄事。澄舊疾復發也舒曰汲黯朱雲癡乎。

白帖。

華譚爲祕書自負宿名意每快快嘗從容謂上曰臣老于祕閣矣汲黯之言復存今日上不悅。御覽三百三十一。

太興三年十二月詔曰晉室開基方鎮之任親賢並用其以譙王丞爲湘州刺史長沙鄧騫聞之歎曰湘

州之禍其在斯乎。此依通鑑錄案疑依本此書也。

太興四年戴淵出爲征西周顛代爲護軍紀詹置酒王導與周顛及朝士詣尙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

爲新聲顛于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司奏免顛官詔特原之。世說注七。

永昌元年正月王敦舉兵反初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爲閒己舉兵討之故舍敦兄南

奔武昌朝廷始警備也。世說注二。

譙王丞傳檄列敦罪惡遣主簿鄧騫說甘卓曰劉大連。魏字雖乘權寵驕蹇失衆心非有害于天下也大

將軍敦。謂王以其私憾稱兵象魏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竭節匡救之時也昔魯連匹

夫猶懷蹈海之志況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奉辭伐罪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舉杖大順以掃逆

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于盡力國難乃其心也當共

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于此將軍有重名于天

下。但當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于一戰邪？竊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中國未平，故隗囂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于隴右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于本朝，非竇融之喻也。襄陽之于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于天子邪？使大將軍平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絕荆湘之粟，將軍欲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尙持疑未決，竊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爲大臣，國家有難，坐視而不救，于義安乎？議者之所難，以彼彊我弱，是不量虛實者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旣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也。北府精銳，戰勝之兵也。擁彊衆，藉威名，杖節而行，豈王舍所能禦哉？遡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以順討逆，舉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旣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二。一諱作也。如是大將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願將軍熟慮之。時敵字。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爲變，遣參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忿其悖逆，反說卓曰：王敦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君受國厚恩，而與之同生爲逆臣，死爲怨鬼，不亦惜乎？爲君之計，莫若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必不戰而自潰矣。卓旣素不欲從敦，得道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

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參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尅期。參軍鄧騫、虞沖至長沙，令譙王承堅守。征西將軍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侃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此依晉書甘卓傳及綱目錄案晉書鄧粲傳云。粲以

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若元明紀。則有此事可知。因錄之以俟考。

敦分兵寇長沙。春陵令長沙楊雄距王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城陷。為魏父所虜，送詣敦。敦以檄示雄，雄曰：「有之，但雄力弱，不能扶翼本州，匡救國難，以此慙恨爾。」唐書百單三。案陳本

春陵長楊雄起兵討王敦，敦欲活之，使還邑舍洗沐。衆人皆賀，雄曰：「吾夢乘車挂肉其傍，肉必有筋，筋者斤，吾其死也。」敦果刑雄。御覽三百九十五。

敦據石頭，初王敦將下，朝士共議。周顛以為敦剛愎不仁，親殺害平子，必能稱兵以向朝廷。敦既克石頭，顛與戴淵共詣敦，謂顛曰：「伯仁卿負我。」顛荅曰：「公戎車內侮，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敗績，以此負公。」又問淵：「吾此舉動，天下爲何如？」荅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識者以爲忠。」敦笑曰：「若思卿能言。」御覽四百

敦殺戴淵、周顛，王敦一作永

籍周顛家，笥篋中有故絮，故播酒五甕，米數斛，在位者服其清。

御覽四百二十五。

時王敦參軍有于敦坐樽，痛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弈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流涕曰：「伯仁總角時，與予東宮相遇，一面披衿，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

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世說注八。

敦改易百官。將還。謝鯤請敦朝天子。不從。鯤見太子。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鯤有勝情遠概。爲朝廷之望。

故時以庾亮方焉。世說注五。

敦兵陷長沙。譙王丞死之。魏又以虞悝兄弟爲丞黨。盡誅之。而以鄧騫爲別駕。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爲鄉鄰所重。常推誠行己。能以正直全于多難之時。刺史譙王丞命爲主簿。使說甘卓。卓留爲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反。丞爲魏父所敗。以虞悝兄弟爲丞黨。又盡誅之。而求騫甚急。鄉人皆爲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爲罪。乃往詣父。父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楊也。以爲別駕。騫有節操忠信。兼識量弘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稱之以爲長者。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于官。此依晉書本傳錄。及紀中錄其友人劉驎之。以後事。則有此傳。可知。因錄之以俟考。

五月。敦殺甘卓。王敦欲伐甘卓。遣使送大刀布。御覽六百八十七。

閏十一月。帝崩。上身服儉約。以先時務。性素好酒。將渡江。王導深以爲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己復禮。官修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世說注五。

肅祖明皇帝

太寧二年。王敦殺周嵩。嵩字仲智。謨兄也。性狡直果狹。每以才氣陵人物。顛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嵩曰。亡

兄天下有義人爲天下無義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爲從事中郎。因事誅嵩。世說注三

溫嶠還都。言敦逆謀。敦怒。欲拔其舌。乃殺郭璞。郭璞爲王敦參軍。知敦作亂。受假還都。露布以討溫嶠。爲

名。及至建康南坑。殺參軍郭璞。初桓彝常令璞筮卦。卦成。彝問其故。璞曰。卦與吾同。初學記二十

敦使王含、錢鳳等帥衆向京師。敦將至。溫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世說注六

敦聞含敗。憤惋而死。敦性簡脫。口不言財。其好尙如此。世說注六

太寧三年。贈甘卓、戴淵等官。而不及周顛。弟謨復重表。乃贈官。周謨。字叔治。顛次弟也。仕至中護軍。世說注三

以王彪之爲尙書郎。王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鬢鬚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御覽三百七十四

庾翼薦桓溫于明帝曰。陛下勿以常壻畜之。桓溫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常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似蝟

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御覽三百七十四

溫弟沖亦知名。常與劉驥之遊。劉驥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少尙質素。虛退寡欲。好遊山澤間。志存遁逸。

桓沖常至其家。驥之方條桑。謂沖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遂詣其父。父命驥之。然後乃還。拂

短褐與沖言。父使驥之自持濁酒菹菜供賓。沖敕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沖爲慨然。

至昏乃退。因請爲長史。固辭。居岐陽。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驥之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

有孤嫗疾將死。謂人曰。惟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驥之身往候之。值終。爲治棺殮。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世說

閏七月，帝崩。太子卽位。進璽。王導以疾不至。卞壺正色于朝曰：王公非社稷之臣，導輿疾而至。初咸和中

衍三字貴遊子弟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爲達。壺厲色于朝曰：悖禮傷原作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

實由于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爲名士。世說注

時後趙始立試經之制，石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每于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世說注

徙封琅邪王。昱卽簡文帝爲會稽王，拜散騎常侍。謝萬字萬石，簡文辟爲從事中郎，著白綸巾，鶴氅裘，版而

前。帝與談移日。御覽六百八十七

王恭誅童謠曰：昔年食麥屑，今年食豨豆。豨豆不可食，使我枯嚙喉。御覽八百五十三案此節恐引誤

劉謙之晉紀

元帝

太興二年江東大饑。詔百官言事。應瞻表曰。元康以來。賤經尙道。以玄虛宏原引作容。放爲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原引作俗。注依本傳校。

明帝

敦畏帝神明。欲誣以不孝廢之。敦欲廢明帝。言于衆曰。太子子道有虧。溫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嶠旣正言。敦忿而愧焉。世說注四

簡文帝

謝安議曰。謹案諡法。一德不懈曰簡。道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彷彿。宜尊號曰太宗。諡曰簡文。世說注三

孝武帝

太元十一年。中書令王獻之卒。贈太常。以侍中王珉代之。皆一時之美也。書鈔五。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世說注六

安帝

隆安元年。王恭討王國寶。王恭每讀左氏傳。至于奉王命。討不庭。輟卷而嘆。

書鈔九十八

元興二年。桓玄篡位。增置五校三將。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參軍劉簡一作關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敍云。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應直也。玄懼然從之。

世

注二。御覽二百四十一。

裴松之晉紀

穆帝

永和元年。以江彪爲尙書吏部郎。江彪三爲選官。少有選舉。書鈔

安帝

隆安元年。道子爲太傅。以王雅爲少傅。王雅字茂建。當作達。爲太子少傅。拜日。迅雷大雨。洪注。時雅旣至而雨愈甚。雅語僕射王珣求停。不許。遂冒雨而拜。書鈔本作晉書類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記中鄴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楊靜齋 徐壽齡)

中圖八二六

大

